

歌德中短篇小说集



Novellen

歌德中短篇小说集

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
NOVELLEN

本书根据 Verlag der Nation Berlin 版译出

歌德中短篇小说集

〔德〕歌 德 著

王克澄 钱鸿嘉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625 插页 2 字数 134,000

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7,000 册

书号: 10188·283 定价: (六) 0.59 元

译者前记

在德国文学史上，恐怕没有人比歌德享有更崇高的声誉了。他那光辉的名字，将和英国的莎士比亚、俄国的托尔斯泰等文化巨匠一起永垂史册。不论是《浮士德》还是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不论是他那些优美动人的抒情诗还是扣人心弦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，都是世界文学中极其宝贵的财富，至今仍感染着千百万读者，并对后世文坛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歌德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。除了诗歌和戏剧外，他还写了许多小说。如果说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反映了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一个侧面，显示出他对旧制度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，那末他的长篇小说《维廉·麦斯特》则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，表达了诗人晚年进步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更为完美的境地。

除了上面两部有代表性的小说外，他还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和故事，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精神面貌。十八世纪下半叶，德国从连年不断的战争中逐渐恢复过来，发起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。法国大革命爆发后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关系逐渐渗透到莱茵河地区，从而加速德国社会的发展进程。在新的历史潮流面前，德国一批作家的头脑也活跃起来：他们把原来流传在市民阶层和广大群

众之间的童话、故事、轶事、传说等进行整理，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工提高，终于写出了第一批短小精悍的小说。歌德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个。这些小说的特点是明朗欢快，质朴清新，富于人民性，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十四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的痕迹。

本书选译的《神怪的故事》、《一对怪僻的小邻人》、《新帕里斯》、《泄露秘密的是谁？》、《五十岁的男子》、《一次危险的打赌》及《善良的女人》等七篇，都是歌德小说中的精华，足以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。它们有的鞭挞了当时封建统治的文化艺术，有的歌颂了男女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，有的用对答和辩论的方式鼓吹了男女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，有的则以神仙鬼怪作比喻，表达了诗人献身于人民大众的理想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。小说构思新颖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，读来十分亲切感人。从这些作品中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德国的各种社会现象，也能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东西，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养。

钱鸿嘉

一九八一年十月

目 次

译者前记	1
神怪的故事	1
一对怪僻的小邻人	37
新帕里斯	47
泄露秘密的是谁?	65
五十岁的男子	99
一次危险的打赌	167
善良的女人	175
题 解	203

神 怪 的 故 事

在大河边一所小小的茅屋里，住着一个年老的摆渡船夫。连日大雨，河水暴涨。他紧张地干了一天活，身子很累，就躺下睡觉。半夜里，一些响动把他惊醒。他听出有旅客想摆渡。

当他出来走到门口时，看到两个巨大的鬼火在小船上飘荡。这时小船仍拴在岸上。他们恳切地央求他，因为有些紧要事儿，急着想摆渡到对岸去。于是老头儿就毫不迟疑地撑起了船，并施出他平时那一手熟练的技巧，在水面上划起桨来。这当儿，两个陌生客人用他听不懂的话叽叽喳喳地悄声私语，而且不时发出一阵阵响亮的笑声。他们时而在船舷和座位上、时而在小船的舱板上跳来蹦去。

“船在摇晃啦！”老头儿喝道。“要是你们还是那么不安静，船就要翻身。你们这些鬼火，坐下来吧！”

听到这一过分的要求，他们不禁哈哈大笑，不但把老头儿挖苦一番，而且比以前闹得更凶。老头儿对他们的调皮捣蛋只得忍气吞声，不久就摇到对岸。

“辛苦了，摆渡钱拿去！”两个乘客嚷道，一面说，一面把许多闪闪发光的金币扔到湿漉漉的小船上。“天晓得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！”船夫叫道，“你们会叫我大大倒楣的！只要有一块金币掉到水里，河水就会掀起恶浪，把船儿和我吞没，因为它

是受不了这种金属的！那时又有谁知道，你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？快把钱收回吧！”

“我们身上抖落的东西，是没法收回的，”他们回答。

于是老头儿弓起身子，把金币一一拾到帽子里，对他们说：“这么看，你们还要我费一番手脚把金币拾起来，带到陆地上去埋掉哪。”

鬼火跳出小船时，老头儿叫道：“我的船钱在哪儿呢？”

“不要金币的人，只能白干活儿！”两个鬼火嚷道。

“你们得知道，人们付给我的只能是土地的产物。”

“土地的产物？我们瞧不起这些东西，我们可从来不吃这些玩意儿。”

“可是我不会放你们走的，除非你们答应给我三棵花椰菜，三株洋蓟，和三个大大的洋葱头。”

两个鬼火开开心心想溜之大吉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只觉得身子象在地上扎了根，这种难受的感觉过去从来没有尝到过。他们只得答应不久就满足他的要求，于是老头儿放开他们，把船撑开了。他已撑得远远的，只听得他们在身后喊他：“老头儿，听着，老头儿！我们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！”可他一个劲儿往前撑，没有听见。这时他已摇到这条河同一方向的下游地带，他看中一块河水永远泛滥不到的崎岖山地，想把这危险的金币埋藏起来。他在两块巉岩中间看到一条又大又深的裂缝，于是把金币抖在里面，回他的茅舍去。

在岩石的裂缝里，住着一美丽的绿蛇，一听到金币铿锵落地的声音，就从沉睡中苏醒过来。她一看到这些圆圆的闪闪发光的东西，立刻如饥似渴地吞下去；接着又仔细寻找，看

荆棘丛里和岩石缝间有没有任何金币散落。

她才把它们吞下，就觉得金币在脏腑里消融，非常舒畅，后来浑身都感到甜滋滋的。当她看到自己变得通体透明而又金光闪闪时，更其乐不可支。很早就有人向她断言，她身上迟早会出现这个征象，可是她怀疑这种光彩能否持久，因此一面出于好奇心，一面巴不得身上的光彩今后能经久不衰，便从岩石中悠悠游出，去考察一下这漂亮的金币究竟是谁撒在这儿的。可她什么人也找不到。这使她更加高兴，因为她在杂草和树丛中间游过时，对她自己在一片翠绿中发出的优雅美丽的光泽叹赏不已。所有的树叶看去象绿宝石一般，各种花卉也呈现五色缤纷的艳丽色彩。她爬遍荒寂的原野，结果一无所获；可是当她一游到平地，从远处瞧见她身上发出的那种亮光时，她的信心就顿时提高了。“我可终于找到自己人了！”她大声说，急急忙忙游向那块地方。她爬过沼泽和芦苇，种种困难都不放在心上，尽管她最喜欢的是干燥的山间草地和高处的岩缝，尽管她爱尝的是芳香的草根，平时也用娇滴滴的露水和清新可口的泉水来解渴，可是为了可爱的金币，为能获得那灿烂夺目的光泽，她愿承担任何风险。

她终于精疲力竭地来到了一个潮湿的沼泽。这时两个鬼火正在这里你追我赶地闹着玩。她游向前去向它们问好，并说能和这样高雅的贵人交朋友，心里十分快慰。鬼火在她身边擦来擦去，然后掠过，怪模怪样地笑着。“大婶，”它们说，“即使您平躺着，您也满不在乎。当然罗，只因为咱们都能发光，所以咱们同属一类。请您瞧瞧吧，”这时两个鬼火尽量把身子缩得又长又尖，继续说，“咱们本是能挺直身子的，现在变

得又瘦又长，看去多么顺眼！朋友，别动气，有哪个家族能象咱们那样可以自豪呢？从来没有什鬼火曾经坐下来，或躺下来休息过。”

绿蛇跟这些同类厮混，心里很不痛快。她虽能任意把头高高抬起，但继续前进时又不得不仍然匍匐在地；同时，尽管她对自己以前能在黑沉沉的小树丛中光芒四射引以为乐，但在这些同类面前，她的光泽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暗淡，甚至害怕最后会完全消失。

她心烦意乱，于是急忙问这些鬼火，两位先生能不能告诉我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币究竟是哪儿来的。金币掉到岩石缝里才不久；她猜想这是直接从天上降落的一阵金雨。鬼火笑了，同时抖动身子，于是大堆大堆的金币纷纷在周围落下。绿蛇急急忙忙凑上前去，狼吞虎咽。“让您吃个痛快吧，大婶，”两位慷慨的先生说，“咱们还能奉上更多的呢。”说罢就又利索地抖了几次，绿蛇简直来不及把这些宝贵的食物一一吞下。她显然越来越亮，全身熠熠发光，美艳动人，而两个鬼火却变得又瘦又小，但情绪依旧很好，兴致丝毫不减。

“我对你们一辈子感恩不尽，”绿蛇吃完这顿美餐，好容易透过一口气来，对鬼火说。“你们有什么要求，就尽管向我提吧！只要我力所能及，我一定照办。”

“妙极了！”鬼火们嚷道。“告诉我们美丽的百合仙子住在哪儿。快些陪我们上百合仙子的宫殿和花园，越快越好！我们恨不得一下子拜倒在她的脚下。”

绿蛇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回答说：“这事儿，我一下子可办不到。真遗憾，美丽的百合仙子住在河的对岸。”

“在对岸吗？在这狂风暴雨之夜，我们怎能过去呢！河水好残酷啊，竟把我们远远隔开！把划船的老头儿再唤来不知行不行？”

“这只是枉费精力，”绿蛇说，“因为即使在这边河岸遇上他，他也不会让你们乘船的，他只能把什么人渡到这边来，可没法把他渡过去。”

“我们运气真不好！那末还有别的办法过河吗？”

“办法倒有一些，可是此刻不行。我自己也可以把你们摆渡过去，只是要等到中午。”

“这个时间渡河，咱们怕不大合适。”

“那末你们到晚上可以借着巨人的影子渡过河去。”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有一个巨人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。凭他的身体，一点儿本领也施展不出，他的手连一根稻草秆也捞不起，肩膀上连一把柴也背不动，但他的影子却能大施威力，简直干什么都行。因此，他在日出和日落时本领也最大，到了晚上，你只要坐在他阴影的背上就得了。那时巨人向河边走去，巨人的阴影就把路过的人带到彼岸。要是中午时分你们愿在河边树丛茂密的一个角落里等我，我就把你们带过河去，介绍给美丽的百合仙子；要是你们怕中午的热光，那么傍晚时就到岩石嶙峋的海湾里去找巨人，他准会使你们满意的。”

这两个年青的鬼火欠了欠身子走了。绿蛇摆脱了他们很觉满意，部分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光泽沾沾自喜，部分则是那久使她异常苦恼的好奇心即将获得满足。

在她经常游来游去的某一个岩石缝里，她新近有一个奇

妙的发现，因为固然她不需要光线就能在岩缝里来往自如，凭触觉却又能把每件物体区别得一清二楚。她平时在各处遇到的自然界种种产物，都是很不规则的，一会儿她穿过巨大晶石的棱角，一会儿她又感受到纯银矿藏的脉络，而且她的光泽也照见了各种各样的宝石。然而她也在周围密不通风的岩石里感受到一些东西，显示出这是人造的手，这使她大为惊奇。那儿有她无法攀登的光滑的墙壁，尖利而规则的棱角，坚实的柱子，还有格外使她震惊的一尊尊人像——在这些人像上她已游过好多次，她认为它们必定是黄铜或打磨得特别光滑的大理石。她真想把所有这些经历过的东西最后亲眼饱览一番，并使自己臆想中的一切得到证实。她认为现在凭自己身上的光泽，已能把地下奇妙的洞穴照亮，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些神奇的事物了解得一清二楚。于是她急忙游去，循着老路不久就到洞口，往常她也是经过这里悄悄游到这个神殿的。

她到了那里，先用好奇的眼光环顾四周。虽然她的光泽不能把洞内各物全部照亮，但距离最近的一些东西却能看得相当清楚。她怀着惊愕和敬畏的心情抬头望着一个光彩夺目的壁龛，里面有一个用纯金塑成的国王雕像，看去十分威严。从规模上看，雕像硕大无比，但从面貌上看倒象一个小人物，而不象一个大人物。他身体的各部分十分匀称，身上披着一件朴素的外衣，头上戴着一顶橡树花冠。

一当绿蛇看到这尊威严肃穆的雕像，国王就开始说话了。他问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从岩缝里来，”绿蛇说，“岩缝里有的是金子。”

“什么比金子还贵重呢？”国王问。

“光，”绿蛇回答。

“那末什么比光更富有生气？”对方问。

“言语，”绿蛇回答。

她一面说，一面斜眼向旁边瞧瞧，只见邻近的壁龛里还有一尊庄严的雕像。壁龛里坐着一个银子塑成的国王，身材又长又瘦，身上披一件绣花袍子，王冠、腰带和王笏都镶着宝石。他脸上显出一副高傲而喜气洋洋的神态，看来也想说话。这时贯穿在大理石壁上的一条暗沉沉脉络忽然亮了，在整个神庙上投下悦目的光芒。在亮光下，绿蛇又看到第三个国王，他用黄铜铸成，威风凛凛地静坐在那儿，撑着一根大棒，头上戴着一顶桂冠，看去象一块岩石而不象一个人。她还想去找第四个国王，那个国王离她很远，但这时墙壁突然裂开，发光的脉络象闪电似地颤动一下，然后暗了下去。

这时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走了出来，他引起了绿蛇的注意。他一身农夫打扮，手里提一盏小灯。灯里的火焰不很旺，看去挺舒适的；它动人地照亮整个屋宇，连一丝阴影都没有留下。

“既然我们有的是光，你干吗再来这儿？”金铸的国王问。

“您知道，我是无法把黑暗的地方照亮的。”

“我王国的末日快到了吗？”银铸的国王问。

“还早哩，或者永远不会到，”老头儿回答。

铜铸的国王声如洪钟，也问起话来：

“我什么时候能站起来？”

“快了，”老头儿回答。

“我将跟谁在一起？”国王问。

“跟你的那些哥哥，”老头儿说。

“最年青的那个将来怎么样？”国王又问。

“他仍得静坐，”老头儿说。

“我身子并不累呢，”第四个国王结结巴巴地说，声音有些沙哑。

他们谈话时，绿蛇悄悄地在神庙里兜了一圈。她把一切都看个仔细。这时她又端详近在咫尺的第四个国王。他倚在柱子上，漂亮的脸孔显得心事重重，看去并不那么俊。他究竟是用什么金属铸成的，人们一下子可难以识别。仔细看来，它是由他三个哥哥的三种金属的混合物铸成，可是这些材料在浇铸时似乎没有充分混和，金质与银质的脉络在铜质的身躯上纵横交错，很不规则，使这尊雕像的外观不很悦目。

这时金王对老头儿说：“你知道多少秘密？”

“三个，”老头儿回答。

“哪个秘密最重要？”银王问。

“公开的那个秘密，”老头儿回答。

“你能说给我们听听吗？”铜王问。

“当我知道第四个秘密以后马上说，”老头儿说。

“这个我倒不在乎！”这个金属混合的国王喃喃自语。

“我倒知道第四个秘密，”绿蛇说，一面走近老头儿，在他耳边悄悄说些什么。

“时间到了！”老头儿声如洪钟，高声叫道。

这时神庙里发出回声，金属的雕像也嗡嗡作响。这当儿，老头儿向西遁去，绿蛇向东遁去。一眨眼工夫，他们就从岩缝里钻出来。

在老头儿经过的每条路上，顿时黄金遍地，因为他的那盏

灯有一种奇妙的特性，能使所有石块变成黄金，所有木材变成白银，并能把动物的遗骸变成宝石，把一切金属化为乌有。但要它发挥这样的作用，只有让它独个儿照着。要是附近有另一盏灯，它只能发出美丽明亮的光辉，各种生物在它的照射下，都会显得生气勃勃。

当老头儿跨进他山腰里的茅屋时，见到他的老伴十分伤心。她坐在炉火旁边不住抽泣，无论怎么安慰她，她总是不理不睬。“我的命好苦啊！”她号叫起来，“我今天真不该放你走！”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啦？”老头儿平心静气地问。

“你一走，”老伴抽抽搭搭地说，“门口就来了两个粗里粗气的过路人，我不小心让他们进了屋子，他们一眼望去倒象一对正派人呢。他们穿的衣服一闪一闪象火光似的，怕就是鬼火吧。他们一到屋子里，就厚着脸皮甜言蜜语拍起我的马屁来，后来索性纠缠不清，一想到就叫我怪难为情的。”

“哦，”老头儿微笑着说，“这两个人只是开开玩笑罢了，因为按你这把年纪，你只把这看作是一般性的礼节算了。”

“我这样的年纪！年纪！”妇人嚷了起来，“难道我该一天到晚听人讲起我的年纪吗？那末我究竟多大岁数了？一般性的礼节！该知道的事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倒放眼看一看，四面的墙壁已变成什么样儿了。只消瞧瞧那些一百年来我压根儿没有见过的老石头：他们把所有的金子都挖出来了，看你信也不信；他们挖起来多利落，还再三保证说这些金子的味儿比普通金子好得多。他们把墙头出空后，似乎挺开心，不一会儿，他们身体可真的大得多，胖得多，而且亮得多。这时他们的兴致又来了，又把我亲热一番，叫我是他们的王后，接着摇摇身

子，于是一大块一大块金子就在四面抖落下来。你还瞧得见，它们在长凳底下闪着光呢。可是运气多坏呀！咱们的狗儿莫波斯吞下几块金子，瞧，它就倒在壁炉旁边死了。可怜的畜生！我的心怎么也安不下来。待我定睛看时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他们欠了摆渡船老大一笔钱，叫我代付，我真不该答应他们！”

“他们欠了多少？”老头儿问。

“三棵花椰菜，”她说，“三株洋蓟，和三个洋葱头。天亮时，我答应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河边去。”

“你就给他们做做好事吧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因为他们在适当时候会报答我们的。”

“会不会报答我们，我可不知道，不过他们答应过，也保证过的。”

这时炉火快熄灭了，老头儿在余烬上再撒许多灰。他把一块块闪闪发亮的金子放在一边，重新点起了他那盏小灯。屋子里只有那盏灯放射出灿烂的光辉，于是墙上又满是黄金，小狗莫波斯也变成鲜艳夺目的缟玛瑙，这么漂亮的玛瑙，人们可从来没有见过。贵重的宝石，棕色与黑色相互辉映，不愧为稀世之珍。

“把你的篮子拿去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将缟玛瑙放在里面。一当收拾好三棵花椰菜、三株洋蓟和三个洋葱头后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带到河边去吧。快到中午时，一条蛇就会把你送过河去，那时再去访问漂亮的百合仙子，把玛瑙带给她！她一接触到玛瑙，就能把生命赐给它，但一接触到任何生命，却会叫他们统统死去。缟玛瑙在她身边，将会是一个挺忠实的伴侣。告诉她别伤心，她得救的日子快要来到。她应当把最大的灾难

看作是最大的幸运，因为时辰到了。”

于是老太婆收拾起篮子，天一亮就动身。初升的太阳明亮地照在河面上，在远处闪闪发光。老太婆慢腾腾地挪动步子，因为篮子的重量压在她头上，而玛瑙却没有什分量。她带的东西要是没有生命，她就不感到重。这时篮子升到空中，悬浮在她的头顶上。但要是里面放着新鲜的蔬菜或活生生的小动物，那就重不可当。好一会儿，她闷闷不乐地蹒跚前进，可一下子她惊骇地站停了，因为这时她已踏进巨人的阴影范围。巨人正好跨过平原向她伸臂走来，现在她才看到这个庞然大物，他正好在河里洗过澡，从水里抬起身子。她不知该怎样回避才好。巨人一看到老太婆，就打趣地跟她招呼起来，两手的阴影顿时投到她的篮子里。巨人轻巧地随手把一棵花椰菜、一株洋蓟和一个大洋葱头取走，将它们凑到嘴里。接着，他又走到河里，留下老太婆一个人。

她考虑自己要不要回家，在园子里再添上一些缺少的菜。她就这样犹豫不决地一直往前走，不久来到河岸。她坐了好久，在那儿等待摆渡的船夫。终于她看到船夫载着一个怪客划船来了。一个高贵漂亮的小伙子从船上跳下，她对他的脸看得不很清楚。

“你带了什么来？”老头儿问。

“我带来的是鬼火们欠你的蔬菜，”老太婆回答，同时给他看看货物。可是当老头儿看到每个品种都只有两样时，便勃然变色，断然声称不能接受。老太婆向他苦苦哀求，对他说这么一来她就回不了家；带着这许多货物赶路，负担可重哪。然而他仍坚决拒绝，口口声声说这不是他能决定的。“照理我还